

• 云南作家丛书 •
云南人民出版社



有一支关于 蓝头巾的歌

何真著



有一支关于蓝头巾的歌

何 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李 杨

封面设计 凝 溪

封面摄影: 谭乐水

· 云南作家丛书 ·

有一支关于蓝头巾的歌

何 真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74000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222-01504-1/I·379 定价: 6.20 元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的土地，历史上曾孕育出不少著名的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书法家……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近些年来，更是以惊人的速度，以崭新的风貌，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涌现出了一大批成绩斐然的作家、诗人和颇有影响的好作品。云南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每个民族几乎都有了自己的民族作家。他们植根于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中，用敏锐的眼光，饱满的热情，浓郁的边疆民族特色，写出了高尚的民族心理素质，讴歌了这个伟大的时代。

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改革开放的大潮给各行各业带来了勃勃生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又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增添了新的活力。作家如何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去反映热火朝天的崭新生活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也就成了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为了弘扬云南民族文化，繁荣我省的文学创作，壮大我省的各民族作家队伍，多出人材，多出好作品，云南人民出版社和《边疆文学》杂志社联合编辑出版“云南作家丛书”，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更可贵的是这套丛书

将一直编辑出版下去，使云南文苑百花盛开，永不凋谢。

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省功力深厚的作家和诗人。其中几位已经出版了10多部著作，在全国文学界均颇有影响。就书种来说，有小说、诗歌、散文、评论、儿童文学；就题材而言，作家的触角伸到了边疆、工厂、农村、部队、矿山、市井；就艺术风格、写作手法而论，更是丰富多采、百花齐放。总之，这套丛书有展现新时期文学成就的序跋集，有优美抒情的情风小说，有充满边疆民族特色的边地小说，有耐人寻味的市井小说，有手法别致的微型小说，有语言清新的抒情诗，有充满儿童情趣的儿童文学，等等。而且编选入集的作品多是作家从所发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力作。值得一读。

云南这片古老、神奇、美丽、富饶、迷人、令人向往的土地，是诗的海洋，歌的故乡，每片树叶都有一首歌，每个石头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连飘过这片沃土的白云，都会带着幸福的醉意而南去。愿我们的作家和诗人，都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去，以自己独到的慧眼，写出更多的好作品，去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愿“云南作家丛书”能推出全国一流和世界一流的**好书**！

1993年9月7日于翠湖畔

目 录

《云南作家丛书》总序.....	张宝三 (1)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代序)	(1)
有一支关于蓝头巾的歌	(10)
水去云回	(116)
生活, 在回答我	(183)
九十八级台阶	(203)
马桑部落的第一个女作家	(220)
悲惨世界的超越	(228)
让人们获得诗意的存在	(240)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代序

最怕人家在介绍自己时称一句“女作家××”。

少年狂时，也许做过这个梦；青年气盛，刚写了点东西，也许有过这份虚荣；而今走向人生不惑的中年，听到这话，心里竟是一抽，又是一紧。

我太明白自己了。

谁知了那每出一本书后总觉得没能写好无限的遗憾、后悔，竟怕好友、严师看了的愧疚？

谁知了那有时枯坐半日不能动笔的困窘？

谁知了那总疑惑自己是不是趁早去干点别的，譬如教书或是什么园艺栽培，室内装潢甚而裁缝的矛盾？

谁知了，谁知了……

就因了这份心思，竟早早想好了下一部小说开头的题记：我的小说远不如我的人生。

是的，我也许能骄傲于自己的人生，她有過那么，那么真诚，丰富，五味俱全的体验；她有過那么，那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她把种子撒下看过它扬花、吐穗、结实，看过它枯槁；她把矿石送进熔炉，看过它化渣，也看过它变成湛蓝湛蓝的钢锭……

的确，我的小说远不如我的人生。

这真够惨的，还提什么女作家。真当作家的人，你看人家那份口若悬河、笔底生花的本领；你看人家把一个故事一

段生活发挥成宏篇巨著的绝招。而我感到的却是这般……

心下是大明白，聪明点还是别干这行当，可当编辑之余，还是忍不住地拿起那支笔。

为了什么，我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我知道自己没有任何超凡脱俗的天赋，我知道自己原是个平平常常爱笑也会哭的女人，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轻得如云，如烟，也许你为此付出了一切，牺牲了很多，最后却什么也抓不住，云掠过了，烟飘散了，你能抓住些什么呢？

我为什么还那么傻乎乎地，固执地走下去？有一天，碰上大学时同班的一个男孩子，他对我说“想当初搞写作咱们班那一百零八将谁不捋捋袖子跃跃欲试，可如今这爬格子走黑道的，竟是屈指可数了。你知道吗，人家说做生意赚钱，走黄道。去当官掌权，走红道。最无出息的，爬格子，走黑道。一抹黑。我看你人挺聪明的，怎么这样子一抹黑地走下去？”

我心里难受了老半天。良久，才蹦出一句话：“那么你呢？你老写老发那些诗是干嘛？”

“我？”男孩子愣了一下，竟是无言以对。我看着他竟有些胜利似地笑了。他无言，便也笑。

他给我买了一块雪糕说：“我刚买了书，不够买可乐了。可不能像那些财大气粗的能阔阔地请你吃一顿。”

我再笑，他又笑。两个人在街上就这么傻傻地一个望着一个，吃雪糕，憨笑。憨笑，吃雪糕。

仍是为了这份傻傻憨憨地固执。去年，又扔下丈夫女儿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去了。

初到鲁院的日子，隔三岔五，不知因为什么晚上总要停电。停电的日子不能写，不能看。北国三月的黄昏，落日后的天空富丽而又深沉。借一窗星光，半截烛影，山南海北来

的朋友们便唱起了歌，从“老人河”唱到“一无所有”，有的欢乐、有的谐谑，有的忧郁，有的悲凉……

一日，搜索枯肠地唱尽了，有人在烛影中提议，每个人讲一段自己生活中真实的故事，指定是要关于爱的。

有血有肉的人谁没有爱过和被爱过呢。那些个悲欢离合，那些个生死之恋，集起来大约可以编本颇有可读性的爱情小说集了。

轮到了我。

萦回于心，欲吐不能的，竟是刚才有一句没一句流过耳畔的一首歌：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心中有无限感慨，多少青春不在，多少情怀已更改，我还拥有你的爱……

像初次入舞台，听到第一声的喝采，我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不知这支歌子触动了心中的哪根弦，我竟直想掉眼泪。

故事该从哪儿说起呢？它是那么平常，平常得当事人也许都已淡忘。

那年冬天，日子在女儿呀呀学语中，在丈夫满足的笑意中，在编务的忙乱中迅速无声地飘流而去。半夜醒来，幽冥之中似听得见青春远逝的足音“咚咚”地敲着心，听得见换季的落叶儿轻飘飘地叹息。心里一阵紧似一阵，我明白，如果不把握住自己，那个奋力拼来的迟到的开端也许就将这么再一次失去。那当知青，当学徒，30岁又重新考大学的一切挣扎、努力、追求都将化为一抹淡淡的过去，为眼前这份小小的温馨，安宁满足所代替。黑暗中，我睁大了眼睛。

趁假期我背着稿纸，躲开一切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坐

落在大山中的国防工办的冷清寂静的招待所，开始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

胖胖的服务员大嫂把我那证明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后，告诉我：“这儿山阴气重，新盖的招待所大楼除了开会，没人去住，一幢大楼里连服务员也不去的，怕闹鬼。我看你就在这小平房住吧，旧虽旧，黑虽黑，除了文革那年吊死个女人，倒没出过什么事。”

于是我就住进了那虽旧虽黑的小平房，屋里有四张床，每天晚上把四张床单撩起来看一遍，把偌大的空壁橱打开来看一遍，用张桌子顶住门，上边再危险地支个脸盆，指望要真有什么坏人或鬼来，滚下的脸盆会惊醒我。垫两床被子，盖两床被子，除了小老鼠溜过墙角对我贼亮地眨眼睛，也倒无太相扰。无鬼相惊，连服务员也不来。

这么写呵写，也不知写了几日。一日晚上忽听见敲门声。敲敲，停停，停停，敲敲，却是很坚决。搬开桌子，打开门，进来的是个穿工作服的老头和一个年轻人。

老头说：“我来看看你，这是我的侄儿子。”

我并不认识他，不知说什么好，只无语。

老头又说：“这天冷得紧，怕是要下雪了。”

我点点头说：“怕是吧。”

老头又说：“我们是两人一起来的，你别怕。”

我莫名其妙，便说：“我不怕。”

老头再说：“这位姑娘，你嘴是有哪样想不开的事？其实，人活一世，都难……”

我瞪大眼睛：“没有哇！”

老头又说：“其实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找个人说说就好了。今日觉得是难的，明日也许就不那么难了，一个妇女家，

孤孤单单的，你这门一天开三回，刷牙，打饭，上厕所。要是来探亲的吧，这么几日，怎么没有个人来找你；要是来工作出差的吧，不见你出来走动，只把自己关在这黑屋里；要来游山逛水休息的，不会找这大山沟，这破房子。你瞧，大过年的，连广场上补鞋的，耍猴戏的都回家去了。怎么唯独你一个女人家还在这儿？”

我听得愣住了，没想到是这么回事。

老头再说：“我是省建来修机器的，修好了要监测，一时半日回不去，每日早上，我看你这门开了才放心去工地，我估摸这也不是办法，想找你问问，帮你宽宽心，又怕你觉一个男人家来敲你的门不放心，不方便，今日我到大石村去把侄儿叫来。”

大石村，我在来时的车站牌上看见过这个名字，离此至少有十七八里路呢。

等我终于说清了我来干嘛的，老头拍着自己的腿呵呵地笑，转而又叹道：“嗨，我只道男人活得不容易，想不到一个妇道人家也会有这份难处呵。”旋即又转回头去教训侄儿：“你听听，你听听人家这才是要做事的人呢，你一个小伙子呢。”

走时，老头对我说他就住在对面的平房里，让我以后吃了晚饭去走走，聊聊。他说：“吃了饭就闷着头写，日子长了，要积食的。”

望着老人佝偻而去的背影，我倚在门边站了很久，很久，尽管十冬腊月风从门外扑面而来，却吹不走心头的这份感动与暖意，我搓搓冻僵的手，重新拿起笔来……

就在那部长篇难产的日子里，每个黄昏，伴着老头咕噜噜吸水烟筒的声音，我知道了许多、许多关于建筑工人的故

事；知道了许多、许多平凡人的艰难……

小说终于问世，接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送来的样书那天，第一个感觉，竟是想掉眼泪，好像觉得付出的比得到的，相差太多，太多。

在我赠书人的名单里，始终留着一个空白，我甚至不知道，老头叫什么名字，只记得他姓李，人们管他叫李师。省建那么大，这儿的房子盖好了，他们就搬走了，那儿的工地竣工了他们又挪窝了，我该到哪儿去找他呢？任何一幢楼房上从来也没有建筑者的名字。

……蜡炬将尽，烛泪在焰朵下漫流，我停住了，大家静默着。远处，听得见京郊的狗吠声。

黑暗里，有谁说：“这是唯一没有爱字的，关于爱的故事。”

我缓缓摇了摇头“不——”

是的，怎么可能是唯一的呢。

修改第二部长篇的时候，正是我们大学班一百零八将跃马扬戈，倒腾得最欢的时候，承包工厂、开办公司、出版通俗文学、盲流中国、飘洋过海……大家都忙于“换一种活法”，大家也急于“想试一试自己还能干什么”，几乎每天都听得到新的变化。而我躁动与兴奋了一阵，却依然还在面色惨白地面对一摞稿纸枯坐，枯坐中看到出版社的来信：“王蒙的诗征订不到一千册、金庸却超过上百万……”嫂子来约我开美容厅，同学来聘我当公司顾问，朋友来邀我办旅游服务。

迷乱、困惑与躁动中初稿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

那个夜晚，老知青时代的几个好友聚在一起喝酒，面对铁骨铮铮的四条好汉，他们有坐过大牢的、当过缅甸共的、挖

过玉石的、挨了枪毙死里逃生的、当了知青典型又挨批判现任县委书记的……烟递过来我抽，酒倒过来我喝。

好汉说：“这是一个急骤转变的时代，机会很多，选择很多，活法很多，失去机会就失去一切。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我点头。

好汉说：“由于选择很多，这不再是文学的时代了，有多少人去读那长篇小说呢，没意思。”

我又点头。

好汉说：“亚洲四小龙经济飞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我们上半生务虚太多，要是真正的有识，该做点有识的实事了。”

我再点头。

好汉们说起他们的工厂、公司、商号……

我只有点头的份。

好汉们再给我递烟、倒酒、再劝我：“别写了，这个时代，价值标准变了。你那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死守一个摊，守呆了、守木了、守穷了……”

好汉们又说了许多，关于改革、关于价值、关于选择、关于文化、关于民族的命运、关于……

酒至酣处，我端着杯子，张惶无助地、直愣着眼，左边望望这个好汉，右边望望那个好汉直问：“你们说，我是不是不写了，真的不写了？”

好汉们互相看看，不吭气。

大家喝酒，抽烟。又给我递烟、倒酒、拈菜。

喝了半天的闷酒，抽了半天的闷烟。屋里一片沉默，谁也不说话。

过了半日，好汉之一叹了口气说：“唉，你真要这么爱写，

就写吧，到过不下去了，分一小块玉，也就够养活你了，你吃得多少呢。一顿就那么一点……。”

好汉们齐声都又再说：“写吧，写吧。想写，就写吧。”

我盯着杯里玛瑙色的酒，想哭。

……蜡烛早已熄灭了，没有人去点燃它。沉默中，也许每个人都在温习自己生活中那关于爱的故事。

看见第二部书第三部书出版的时候，我仍然感慨万千，但已不是那种觉得付出的和得到的相去甚远的感觉。我终于明白，在我的赠书名单上有一个永不可填充的空白。不是世界欠我，而是我欠世界太多、太多。

我庆幸，我拥有过这么多。

所以，依然是困窘、依然是惶悚、愧疚、依然是矛盾却依然还是在写。

是的，也许还不再是文学的时代了，人写了几本书也的确算不了什么。在最近测试的女性最优择业的排列中，有女节目主持人、女经理、女记者、女秘书、女导游……十几项之后你也找不到个“女作家”；也许，你所做出的牺牲别人觉得划不来；也许，你比别人多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努力终将被淹没。可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总是悟不明白地悟下去，人生如梦吗？不，凭着你对这个世界的真诚，它比梦苦却也比梦美，比梦更实在，更让人动心、动情。就像一日行走在一个熙熙攘攘的闹市街头，我疲累、情绪低落、烦躁、无助。一位挚友突然伸手拦住我，他说他读了我的书，就像和自己的内心和自己的生活作了一次对话。他说，他把它推荐给了自己同时代的那些朋友。我烦

躁而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句：“那又有什么用呢。”他默默地凝视了好我一阵，然后说，他想了好久，好久，他要送我一串风铃，好在我情绪那么糟糕的时候，听见世界的另一种声音。我抬起头来，看看在他前边为我挡住摩肩接踵的人流的宽阔的肩臂、看看那双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那份真诚的关切，好像躲到了烈日下的一片绿树荫中……好久，我都觉得它像是个梦。

还没有风铃，我却听见了风铃声响……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我拥有的真多。

是的，云会掠过，烟会飘散。但我总相信：真有真的代价，爱有爱的归宿，只是不要把心帆落下，只是不要把翅膀压低……

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于 1990 年仲夏

有一支关于蓝头巾的歌

“终于又回来了！”客车爬上玉鸟关，眼前豁然开朗。风尘仆仆的舒蒙子轻轻吁了一口气。

大概由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是个球体，所以，负载着她命运的那条小船尽管历尽辛苦奔波流浪，终于有一天又回到了出发的港湾。

“喂——我回来了——回来了——”蒙子真想站在玉鸟关上，对下边飘荡着蓝色雾霭的美丽的高原湖，对湖畔那四季常绿的故乡省城，对那许许多多使人感到亲切或苦涩的面孔呼喊几声。

十年前插队知青们返城时，汽车驶到玉鸟关，大家就那么大喊大叫、又哭又笑的，弄得那个开汽车的山东大汉连声感慨：“唉，这些娃娃，这些娃娃啊！”

“娃娃们”确乎是高兴得太早了。

回城，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

学业、事业、家业一切问题都那么紧迫地摆在这些年近三十、又可谓“一穷二白”的老三届知青们面前。舒蒙子从乡下回到工厂，从工厂又赶着末班车考上了大学，每一步都付出过比别人更多的代价。在回省城后的第九个年头，她又偏离了磁力线，被离心力甩到了一个小城镇去。

大学毕业分配前夕，班上专门传播非正式消息的“路透

社”宣称，蒙子是进入最佳单位竞选，圈子的第一轮“候选人”。可是，系主任却忧心忡忡地找她谈了一次话。原来是有封匿名信直接寄到学生处分配小组，说舒蒙子带几个同学到校外参加了一个什么创作座谈会，会议的倾向有问题，而××知名作家在此会上有若干错误言论。系主任希望蒙子能向分配小组解释一下，把问题搞清。蒙子一听就肝火上窜，但她知道系主任用心良苦，他历来特别爱护勤奋有才的学生。她乖乖地跟着系主任来到学生处，处长面前当然是得说清楚，谁又不是精神有毛病，硬要在毕业分配上自己与自己过不去。谁不希望能有一个最大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工作？她在心里默默告诫自己，要记住老头子说的“态度”问题。

“你参加过这个会吧？”处长的镜片后的目光闪烁不定。

“参加了。”蒙子试图微笑一下。一定是很难看的，因为对面那张脸毫无反应。

“你觉得这个会有什么問題吗？”

“没有，大家是讨论作品的技巧。”

“那么××作家在会上那些发言你怎么看呢？”处长打开卷宗，拿起一张信笺审视地看着蒙子。

“××那天根本没有到会，他到西北出差了。”

处长拿起话筒，等了好久，最后微笑着点了点头。一切好象还很顺利，系主任也轻松地掏出他那个镀金烟盒。“会上你谈了什么？”

“谈作品。”

“其他人呢？”

“都是说作品。”

“哪几个同学跟你一起去了？”

“对不起，我没有这种习惯。”